

张晚知

zhang wan zhi

著

# 凤还巢

典藏版

上册

我反手指着心口，泪水潸然滚落，无奈而悲哀地承认：“有个人，他在这里给我下了最深重的心理暗示，他占据了我这里的这个位置，不肯退让，不肯离开！”



青岛出版社
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张晚知（9110）目録表

# 风还巢

张晚知  
/ 著

FENG  
HUAN CHAO  
【上】

典藏版



青島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还巢: 典藏版 / 张晚知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6.5  
ISBN 978-7-5552-3781-5

I. ①凤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2704号

书 名 凤还巢(典藏版)  
作 者 张晚知  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 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  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  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  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  
责任编辑 杨 琴  
选题策划 杨 琴  
封面设计 苏 涛  
版式设计 刘丽霞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出版日期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  
印 张 15.5  
字 数 380千  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781-5  
定 价 49.80元(全二册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  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# Contents 目录

|     |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|----|
| 001 | ◎ 第一章  | 风起 |
| 007 | ◎ 第二章  | 断脉 |
| 013 | ◎ 第三章  | 探狱 |
| 019 | ◎ 第四章  | 面君 |
| 024 | ◎ 第五章  | 赦诏 |
| 030 | ◎ 第六章  | 治病 |
| 036 | ◎ 第七章  | 访人 |
| 042 | ◎ 第八章  | 定案 |
| 049 | ◎ 第九章  | 托付 |
| 057 | ◎ 第十章  | 未负 |
| 062 | ◎ 第十一章 | 无谢 |
| 068 | ◎ 第十二章 | 冬至 |
| 074 | ◎ 第十三章 | 镜夜 |

|     |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|
| 080 | ◎ 第十四章  | 为臣 |
| 085 | ◎ 第十五章  | 拜节 |
| 092 | ◎ 第十六章  | 惊情 |
| 097 | ◎ 第十七章  | 迷意 |
| 102 | ◎ 第十八章  | 断念 |
| 108 | ◎ 第十九章  | 离宫 |
| 113 | ◎ 第二十章  | 生活 |
| 118 | ◎ 第二十一章 | 议亲 |
| 126 | ◎ 第二十二章 | 疑问 |
| 131 | ◎ 第二十三章 | 释怀 |
| 139 | ◎ 第二十四章 | 承情 |
| 145 | ◎ 第二十五章 | 纨绔 |

# Contents

目  
录

151 ◎ 第二十六章 滇客

157 ◎ 第二十七章 遇险

163 ◎ 第二十八章 错落

172 ◎ 第二十九章 救兵

179 ◎ 第三十章 意外

187 ◎ 第三十一章 决裂

192 ◎ 第三十二章 离都

197 ◎ 第三十三章 南国

203 ◎ 第三十四章 巫蛊

211 ◎ 第三十五章 王庭

218 ◎ 第三十六章 故人

226 ◎ 第三十七章 冲突

234 ◎ 第三十八章 蛇咒

240 ◎ 第三十九章 滇王

244 ◎ 第四十章 年关

251 ◎ 第四十一章 负心

257 ◎ 第四十二章 事变

262 ◎ 第四十三章 瘟疫

269 ◎ 第四十四章 战事

275 ◎ 第四十五章 一诺

283 ◎ 第四十六章 丛林

289 ◎ 第四十七章 重逢

295 ◎ 第四十八章 传声

303 ◎ 第四十九章 平南

【下】

311 ◎ 第五十章 人主

319 ◎ 第五十一章 所会

324 ◎ 第五十二章 一梦

329 ◎ 第五十三章 偷闲

335 ◎ 第五十四章 永好

345 ◎ 第五十五章 隐忧

352 ◎ 第五十六章 异况

360 ◎ 第五十七章 返京

365 ◎ 第五十八章 长安

373 ◎ 第五十九章 政乱

380 ◎ 第六十章 火起

386 ◎ 第六十一章 皇子

394 ◎ 第六十二章 面君

404 ◎ 第六十三章 国玺

412 ◎ 第六十四章 偷天

420 ◎ 第六十五章 东进

425 ◎ 第六十六章 帝心

431 ◎ 第六十七章 陪都

439 ◎ 第六十八章 罪罚

449 ◎ 第六十九章 雾重

458 ◎ 第七十章 破冰

467 ◎ 第七十一章 桃符

478 ◎ 第七十二章 还巢

## 第一章 风起

寒风凛冽，一阵紧似一阵，乌云摧城，眼看大雪将至。

皇太后宋氏重病，整个太医署从医署大夫、各房郎中，到各级医效、祇候等医官，都被永寿殿召去看病了，只剩我领着三名药童在署里制药。

我是太医署御药房的侍药宫婢，老师范回春却是太医署的首席大夫，在太医署已经三十多年了，医术医德都极得太医署上下崇敬。我虽然身份低微，但有老师护着，在太医署却也活得相当自在。

“姑姑，快看，醋柳汤析出晶体了！”

萃取法取出来的柳酸再加醋酸制成的醋柳汤，再经加热冷却析分出来的晶体，就是后世所称的阿司匹林。可惜现在没有精准的工具和达标的催化剂，造出来的药基本上都还算草药版。我弯腰看着正在析出晶体的液体，问道：“白芍，有没有将生成反应记录下来？”

“记了！析出晶体用时一刻，温度……”

我沉浸在中医里已经十一年了，可至今仍然没能彻底掌握各种药材适用的萃取法，只能一样一样做着实验，将实验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。幸好老师收养了黄精、白芍、赤术三名孤儿，在太医署当药童，充当我做实验的助手，我才不至于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。

黄精看着我大秦胡商手里买下的简易小水钟计时：“这蛮夷来的小水钟比沙漏计时还要准确很多，可惜太容易坏。每修一次都要老先生去少府求人，太难伺候。”

我小心地将萃成的流浸膏倒在黑陶罐里：“知道心疼老师，那你就努力学习啊！以后当个天下无双的能工巧匠，咱们要造什么都能自己造，就不用求人了。”

黄精嗤笑一声：“姑姑说得这么轻巧，怎么自己却不肯努力用功练习这样的技艺？”

“术业有专攻嘛，我要学精制药和医术，别的技艺当然是知道就好，没必要分神精通。”

我前生学医，这一生又是学医，让我嘴皮子动动，说说什么造水钟用的杠杆齿轮没问题，要我自己动手去做，那是连窗缝都没有。

三童见我赖皮，一齐起哄，正吵得热闹，突然太医署正堂有人叫唤：“谁在署里值守？”

那声音粗里又带着尖细，明显是宫里的阿监的声音，黄精赶紧应着：“来了来了，是哪处要领药？”

署里现在只剩下几只虾兵蟹将，论年纪本来应该我去应对外面的人，不过我喜欢学医制药胜过与人应酬，便由黄精出面了。

黄精在外面跟那阿监应答几句，脚步声突然往制药房这边来了。我正觉得奇怪，那阿监已经走了进来，一双含着精光的眼睛盯住我，问道：“你就是范回春范大夫的亲传弟子，御药房侍药云迟？”

老师虽然收了我做亲传弟子，但收女子为亲传弟子与目下的风俗有相违之处，不便流传，也就太医署的人知道，怎么会有阿监突然赶来问起？

我心中一诧，再细看那阿监身上的服饰，更觉吃惊，那阿监披的灰鼠皮袄外的革带上悬着青色绶带，印虽然没露出来，但看形状也知那必是一枚银印。

青绶银印，秩二千石的阿监，长乐、未央、建章三宫一共也就四个。一个是太后身边的大长秋寿延；一个是天子齐略身边的未央宫中常侍陈全；一个是皇后宋氏身边的掖庭中常侍和合；再一个是掌管宗庙祭

祀的中常侍伍奴。

寿延与和合我都见过，伍奴守在北宫里出不来，眼前这个青绶银印的阿监估计便是天子身边的陈全，却不知他找我有什么事。

我敛衽行礼，问道：“正是云迟，阿监唤我有何要事？”

陈全的目光在我身上打了个转，脸上尽是惊疑不定的迷惑和怀疑：“你是女的？”

“云迟确是女子。”

我被他的目光牵引，也忍不住低头看了自己一眼：我穿了件缁白边的青色深衣，这衣服的式样不分男女，如果隔得远，的确不好认。但这么近的距离，我是男是女他应该看得出来吧？或者在他眼睛里，我的胸部可以约等于无？

好在陈全脸上的迷惑与怀疑很快就收敛了：“大家召你入永寿殿给太后娘娘请脉。”

大家，是皇宫里天子近臣对皇帝的称呼，听陈全说他是奉天子之令召我入永寿殿给太后治病，我不禁大吃一惊：“永寿殿已经召去了太医署所有医官，怎么还治不好太后的病？”

那可是相当于现代社会的顶级专家会诊了，要是他们一齐使力都治不好，我去又能济什么事？

陈全面色一沉，喝道：“大家召你，你奉旨便是，啰唆什么？”

我暗里撇嘴不再问了，添了袄子，着了披风，戴了昭君套，确定即使被留在永寿殿值夜也不会挨冻，才背起药箱跟着陈全往外走。

长乐宫永寿殿，是当今天子齐略的母亲，承汉的国母皇太后宋氏的居所。

承汉——是我现在所处的朝代的名称，这里的历史，在王莽篡汉立新朝那一段出了差错。王莽的新朝不是被绿林军所亡，而是被他一个名叫齐格的将军所夺。齐氏代新朝，取国号为“承汉”。

这跟我前世所知的“东汉”有很大的差别，使我十一年前穿越到这

个似是而非的汉朝，变成太医署御药房的一名侍药宫婢时，很是大惊小怪了一阵子，差点没发疯。

好在我前生也是医生，穿越成太医署御药房的侍药宫婢也算“专业对口”，挨了一年，才从心理上逐渐承认了自己的处境。

不过承认自己的处境不代表我就能完全融入。至少我就没办法习惯去给人看病不是出于医生的职责，而是被皇帝的诏令“传”过去。

太医署坐落于长乐宫阁老门附近，离永寿殿有近两里路，为了赶时间，陈全竟在外面备了两匹小马，催我快走。

宫内走马，那是大臣们梦寐以求的荣耀，但我上了马，却不仅没感觉荣耀，反而一阵心紧：以天家的森严礼制，怎么可能轻易准许医生在宫里走马？看来太后的病，不只是难，还很急。

那马个子虽小，脚程却极快，不到三分钟，已经望见永寿殿前高大的铜龟。我翻身下马，随陈全登上了永寿殿的殿阶。

永寿殿是宽阔的三开间大殿，里面的小间都是用可以拆卸的香楠木墙和博古书架、屏风、花幔等物隔出来的。此时的东面要侧那以落地帷隔出来的临时值房里，太医署的一千太医都面无人色地面西跪坐。

“大家，范大夫的弟子云迟到了。”

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房内的情况，便被陈全一把推了进去。这下不用看，我也猜得到那令太医们面无人色的人是谁了。

“云迟叩见陛下。”

在明显紧张的气氛里，我打消了一观天子齐略面容的念头，依礼稽拜下去，只能看到他被大带和革带束着的细腰、緄玄边的明光锦深衣和一双云纹山形跷头鞋。

“医效向休说你医技远胜乃师，可有此事？”

齐略的声音有没休息好的沙哑，语调与我想象中的皇帝应有的腔调差不多，很冷，但冷中又带着强自压抑的怒火。

这怒火是针对谁的？可别让我一进来就遇无妄之灾了。

“云迟一身技艺都出于老师教导，怎当得起远胜二字，不过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老师与云迟的医技侧重各不相同而已。”

我恭恭敬敬地回答完毕，忍不住眼珠转动，从眼角处向众太医望去，希望从他们的神色里看出什么端倪来。

可目光一转，我突然发现老师范回春竟然不在！我微微一怔，掉转头来再仔细一看，老师果然不在！

一干给太后治病的太医都在这里，老师为什么不在？我只觉得颈后的寒毛都竖了一下，脱口问道：“敝师现在何处？”

“此贼妖言谤君，已经被下在了诏狱！云迟，朕希望你莫步了他的后尘。”

被下在了诏狱？妖言谤君？即使老师误诊了，那也不至于被下到诏狱里去吧？老师可是年已七旬、白发苍苍的老人了！这么个大冷天的把他下到诏狱里，岂不是要他的命？

我心中一急，竟被齐略这句充满威胁感与杀气的话压得一股怒气陡起，双腿在我没意识到之前已经自动地站了起来，冲口问道：“陛下，您懂医？”

室内一片倒抽凉气的声音，显然众人都没料到我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此质疑天子的威严，吃惊不小。

站起来的瞬间，我一眼看过去，也看到了一双遍布血丝、充满杀气的眼睛！

那利似锋刀的眼神刺过来，让我全身猛地一僵，心跳都似乎瞬间停顿了一下。

有这一记凌厉的眼神，已经足以使我清醒地意识到，在我面前的这个人，不是我以前所见过的那些担心亲友伤病的病患家属，而是一个执掌乾纲、可以口断生死的天子。这九重天子的威严，岂是我这前生在平等社会、今世又得老师宠爱纵容、痴心医药的人能想象的。

一惊之后，我赶紧亡羊补牢，继续道：“陛下，如果您精通医术，

能够确认是敝师误诊，因此将敝师下狱，云迟俯首认罪，自认该死；但若您不精医道，敝师是否妖言谤君，应该由这些同样给太后诊过病的太医来判断，而不是由您御口定论。”

我这话实在转得生硬，何止不委婉，简直是直斥其非。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，这已经是我能够说出的最大程度的服软的话。

出乎我的意料，这番我本以为定会触怒君王的话，竟没有引来天子之怒，反而能听出他的声音比他最初开口的时候冷静。

这人竟是愈受激愈能忍的性格，他居然能用带出一丝赏识意味的语调，在我对他无礼的时候说：“很好，听你的话，你像个有点用的！太后的病就由你来看，希望你莫教朕失望了！”

一句话说完，我眼里见着的那半截绦边明光锦深衣便踏出了房门，身后的陈全在催我：“云娘子，你还不快去给太后请脉？”

“请阿监稍候，云迟此时心慌意乱，冷静一下便来。”

我敷衍了陈全，深吸口气，镇定了一下，才低声问犹自面西而跪的医效向休：“向先生，家师诊出了什么病，居然被下了狱？”

向休偷偷看了陈全一眼，脸色灰败，眼神里满是绝望之意，低声道：“是喜脉！”

喜脉？！

寡居五年的太后，竟被老师诊出了喜脉！

我脚下一个趔趄，仿似天边一个炸雷正轰在我头顶，几乎生生把我炸成了焦炭！

这个时代虽然不似理学被歪曲以后的时代，但寡居的太后怀孕，那也是足以牵连一大批人掉脑袋的大事！难怪天子竟会传诏将老师和误诊的太医都打入诏狱。

老师，我真希望这是您的误诊！只有您是误诊喜脉，您才能活，我也能活；如果是确诊，那么您死定了，我和太医署的这些先生也都死定了！

## 第二章 断脉

虽然心绪杂乱，但进了太后寝宫，看到了太后那枯黄灰败的脸色，我还是镇定了下来：“屋里除了侍病的医婆以外的人，最好都出去，人多气浊，对病人有大害。”

坐在太后榻侧的齐略扫了我一眼，吩咐：“梓童，你请太妃和王美人她们都下去休息吧，彭歧和寿延留下。”

皇后宋氏应了，屋里挤满的各路妃嫔闻言都各自起身，无声有序地退出了太后寝宫，室内顿时空了一大片，将那股令人心气浮躁的热气带走大半。

我将医药箱放下，提醒齐略：“陛下，您坐的位置，正是请脉查病的佳位。”

齐略不声不响地侧移几步，在刚才皇后坐的九重席上重新坐下，看他的样子，似乎是准备看着我怎么施救。

莫非他准备在我一说出太后的确是喜脉后，将我格杀当场？

我在太后身边坐了下来，探了她的体温，数了心跳，看过舌苔，然后再扣住她的腕脉——初来这时空的时候，我这西医出身的人本不会断脉，好在有个极好的学习环境，老师又悉心教导，经过十年磨炼，我自断脉水平绝不会低于太医署的任何一位太医。

太后的脉象很虚弱，很像喜脉，但综合她的气色、体温、心跳、舌苔等表象来看，应该不是喜脉。可如果不是喜脉，那能让老师判错、又能误导我的却是什么病？

我放下太后的腕脉，想将她身上盖着的锦被掀开，不料我才伸出手，便有一只手按住了锦被的边沿，齐略冷冷地看着我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他在紧张？我心头一跳：“陛下，太后娘娘的病有些诡异，云迟想触诊，以便确定病情。”

“天冷，掀了被子会冻着太后。”

他的话让我在心里哑然失笑——这永寿殿的地下，烧着四条火龙，热气熏上来，整个宫殿都温暖如春，只是掀开被子触诊，怎么可能冻着太后？这人在心虚，难道太后的肚子果然大着吗？

我目光一凝，注视着他，慢慢地说：“陛下，既然您让我来替太后娘娘看病，您就应该信任我，让我能够采取所有必需的手段。”

齐略的眼里有什么复杂的情绪一闪而过，迟疑一下，还是放开了手。

我掀开太后身上盖着的被子，只一眼，就看到了太后那鼓起的小腹，如果真是怀孕，那便是个四个月大的胎儿。可我摸过去，太后小腹鼓起的地方硬邦邦的，却没有孕妇的肚子那股生气。

我打开医药箱，取出一枚银针，问齐略：“陛下，云迟要解了娘娘的衣裳下针，您不需回避一下吗？”

齐略坐侧了身体，将目光转到了一边。

我在太后小腹的冲门穴上扎下银针，慢慢捻动。

良久，齐略隐有焦急疑虑的声音询问：“如何？”

“不是喜脉。”我收起银针，如果是喜脉，刚才我下的针足以引起胎动。

身后是一声长长的嘘气之声，显然天子的心情终于轻松了一下。

像喜脉，但又不是喜脉的病症，我现在已经可以肯定这必是太后的子宫里出现病变了。子宫发生病变，引出这么大一块肿胀，这个病，以这个时空的医疗设备来说，极是险恶！

齐略的声音又透进耳来，他问的是：“我母后到底得的什么病？”

“仓促之间，不好下定论。”我再看了太后枯黄的脸色一眼，想到这是个无法用上B超、CT、血检等种种手段的疾病，忍不住叹气，“我宁愿这是喜脉！”

如果仅是怀孕，以长乐宫太医署群医的手段，无论堕胎或者帮助太后顺利分娩，都是轻而易举的事，可如果这肿胀是瘤子，他们是毫无办法的。

齐略听到我的话，脸色一下变了，涩声问：“母后的病很危险？”

“云迟不敢欺君，太后娘娘的病确实凶险！”我把医药箱里的针囊取出来，给太后施针，“太后娘娘的脉象很虚弱，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正常进食了，还是先救醒了再说。”

齐略侧着脸等我给太后下针，问道：“母后已经四天五夜没醒了，你能救？”

依太后的脉象，用针灸之技刺激穴道，将她救醒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，不只我和老师，就是太医署那些大夫级别的医生也能救。为什么他们急救了四天五夜，太后依然不醒？

我心里疑惑，突然一眼看到太后榻侧那因为我入诊而拢到一边的花幔，恍然大悟：天家恪守男女大防，后妃传太医诊病皆须隔帘请脉，不能当面望问。而且号脉时往往在腕脉上盖一层绢纱，以免太医的手触及后妃的肌肤。

号脉本就是差之毫厘、谬以千里的事，怎能隔纱而为？难怪那么多太医会诊，还拿不出章程来，也难怪老师会误诊。

再说这宫里太后的针灸吧，太医根本不能直接施针，而是由太医口授，侍候太后的医婆代为施针。

宫里的医婆多是由巫入医，医术往往由太医署医博士按文口授，自身不识字，也不明医理，没有量病下针的能力，只会照本宣科。以这样的医疗机制来应对昏迷不醒的病人，太后昏迷四天五夜，竟也无人能

救，实在不足为奇。

“陛下，针灸与熏药相辅，能救醒昏迷的病人，虽然有些难度，但太医署的大夫们并非没有这种能力。”我暗里叹了口气，不抱希望地游说这高高在上的天子，“人命关天，容不得丝毫马虎，这宫中的男女大防，应该对医患网开一面。庶可使医术得其所以，不至徒生谬误，耽误病情。”

齐略轻哼了一声，声调里没有什么恼怒之意，但在男女大防上让他对医患网开一面，也不会是这一句话的工夫，我另转了一个方向：“再不然，陛下应该恩准宫中的医婆识字，免得她们囿于医博士按文口授的狭小空间，难以正确判病。”

齐略缓缓地问：“识字能让她们精通医理？”

这可真是明知故问，我才不相信堂堂天子，竟会连这样的常识都没有。不过是在这个时空，所有书籍都还是用竹册或丝帛篆成，文化由贵族垄断，成为他们统治社会的一项利器。

身为顶级贵族的齐略，自然不会想打破这种垄断，引得士族阶层不满。

再者，以这样昂贵的成本来教导服侍他人的医婆，只怕也不是宫廷中人肯做的事。

“识字能明理，这医理亦不例外。”

我捻动针尾，见太后眼皮下的眼球转动，略松了口气，看了一眼跪坐在太后榻后的长乐宫大长秋寿延，道：“太后要醒了，有劳阿监派人备碗稍浓的芡实汤来待用。”

寿延一脸喜色地应诺而去，我身侧的齐略却猛地扑了过来，声音有些发颤：“我母后真的要醒了？”

我看了一眼真情流露的齐略，主动退了开去，将自己原来坐的那个绝佳位置让了出来。

太后初醒，神志尚不清明，猛见天子胡髭参差、眼眶青黑的憔悴样

子，不禁惊诧莫名，问道：“大家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她久未开口，这嗓子干枯发涩，一句话问完，勉强吞了口水，醒悟过来道：“原来是我吓着你了。”

齐略点头，乍见母亲醒转的狂喜，让他忘却了帝王身份，如寻常人家的痴儿一般嗔怪：“可不是！母后那天突然厥倒，可把孩儿吓坏了。”

太后见儿子痴嗔，知他为自己的病情忧心，不禁心疼，赶紧道：“好孩子，阿母没事了，你快去歇歇。”

齐略却放心不下：“母后，孩儿不累。”

我在他们废话了十几句后开口阻止：“陛下，娘娘初醒虚弱，不宜劳神，您有什么话，可过几天再说。”

太后侧了侧头，似乎想看看发声阻止他们母子情深的人是谁，不过她躺的时间太久，身体虚弱，脑袋抬不起来，目光囿于狭小的一方，却没落到我身上来。

倒是齐略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轻声说：“母后，说话的这女祗候乃是太医署大夫范回春的弟子，此人无礼冒犯，不过医技不错。”

我虽然是老师的亲传弟子，但在宫里的奴籍卷册上，却还是御药处的宫婢。今天承他金口玉言，终于变成了太医署的一名祗候医官。祗候医官位分虽低，但我心里却十分高兴——不是为了这个芝麻小官，而是因为有了他赏的这个小官，我就算脱去了奴婢贱籍！

我微微一笑，行礼如仪：“云迟谢陛下赞赏。”

说话间皇后和寿延提着只云纹双耳广口圆肚壶进来，自里面取出一罐浓浓的芡实米汤。皇后挹出一碗，本想给太后喂食，但齐略却半途截住汤碗，自去给太后喂食。

可他是天潢贵胄，喂食这活计他只看过，却没自己做过，汤汤水水弄洒了不少，真到了太后嘴里的却没几滴，看得我暗暗摇头。

幸好旁边寿延是在宫里四十几年的老官人，身份既高，与天子情分又不同，见状赶紧开口：“大家，您不会做这事，还是让奴婢来吧。”